



叙利亚文物立狮石板浮雕。

固原博物馆馆藏北宋瓷狮子。

(上接03版)

狮子雕塑,宁夏也有

此次展出的叙利亚文物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雕塑题材。比如人物浮雕、立狮石板浮雕、阿塔尔加提斯石雕、石灰石墓葬雕像、祭拜者雕像、人面狮身斯芬克斯雕件……

罗马时期叙利亚的文化遗产,首推建筑与雕塑。肖像雕塑题材多样,既有国王、贵族,也有普通平民,体现了罗马雕塑着重于写实与故事,擅长刻画人物本来面貌的特征,是古代叙利亚的艺术代表之一。

雕塑上的狮子形象比较引人注目,比如立狮石板浮雕发现于帕尔米拉古城,石板上雕刻着一头站立的狮子,尾巴向上竖起,面前放置一个柱状祭坛且刻有铭文;阿塔尔加提斯石雕“女主”身后也有一头狮子;人物雕塑残像露着傲人的胸肌,左掌托着一头狮子。

在西亚,狮子是一种常用元素,经常能在古西亚的文物及建筑中看到它。研究者称,狮子的含义大体分为两个方面:与女性的关系,与男性的关系。与女性联系时意味着生殖崇拜,如阿塔尔加提斯石雕“女主”是叙利亚北部地区崇拜的女神,她身边常有狮子、月神、太阳神伴随。与男性联系时则意味着权利和力量,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实际上是古埃及法老的写照,这就很好理解了。

狮子尽管是域外文化的产物,但历经两

千多年的改造与升华,其以瑞兽(吉祥物)的形象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中,比如常见的狮子纹饰,便被视为祥瑞纹样,被广泛应用于陶瓷装饰、桥梁建筑、牌坊陵墓、官府园林等。如明清两代青花瓷、五彩瓷及琉璃器上,狮纹是常用纹样,构图上有双狮戏球、三狮戏球等。固原博物馆就有一件北宋瓷狮子,狮昂首,圆眼,张口,獠牙外露,蹲踞于喇叭形底座上,通体施绿釉。固原还出土了一件蓝色宝石印章,上刻有石榴树状的三杈树和狮子图像,当为祆教阿什(Ashi)女神的象征。就连宁夏博物馆门口,也蹲着两尊石狮,威风八面。

牛作为一种憨厚老实的动物,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在叙利亚历史文物精品展中,有很多“牛”的造型,如阿勒颇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公元前900年—公元前800年的乳牛雕刻,最为动人,雕刻通体呈白色,描绘了母牛乳养小牛的温馨场景,浓浓的母爱隔空可见,展现了铁器时代亚述艺术的细致。这母子情深,几乎是固原博物馆青铜器子母豹扣饰的再现:大豹低首弯身屈膝卷尾,前后足相叠,前额紧贴小豹下颚,小豹腹侧有一凸钉,形象生动传神,一幅母子相亲的画面。



叙利亚文物石灰石墓葬雕像。



首次展出的宁夏出土的长颈玻璃瓶(前)和叙利亚文物梨形玻璃瓶。



叙利亚阿勒颇博物馆馆藏乳牛雕刻。



叙利亚文物玻璃器皿。



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玻璃碗。

玻璃器皿,宁夏也有

在“对话”单元,则会让人产生穿越感。

这里展出了丝绸、瓷器、金银币、青铜和玻璃类文物,如果你肯定地说某件文物出自中国或者叙利亚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展区的文物,主打一个“出乎意料”。

时间洗涤着一切,唯有文物更加熠熠生光。尤其是玻璃类文物,在灯光下,更显透明而神秘。来自叙利亚的梨形玻璃瓶,端庄而雅致,瓶身印制着古罗马风格的花纹。

这让人不得不想起固原博物馆那只凸钉玻璃碗。它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固原市南郊的李贤夫妇合葬墓,虽作为陪葬品在地下沉睡了一千多年,但依然晶莹剔透。无独有偶,在宁夏出土的玻璃文物,不止这一件。在这次展览中,还有4件宁夏出土的玻璃器皿同展来“对话”。淡蓝色亚光质感的玻璃杯、透着玉绿的玻璃挂瓶、淡绿色长颈玻璃瓶、角形玻璃杯等数件玻璃类文物,它们或来自宁夏博物馆,或来自固原博物馆,据说是第一次亮相。这些玻璃器皿的用途尚无法确定,但可以肯定,宁夏

出土的玻璃器皿,全部是来自丝绸之路上的“舶来品”,也许出自同一批掌握玻璃器皿生产工艺的匠人之手。穿梭在这些“玻璃”之间,有点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

那灯光聚焦的3件丝绸残片,带着清晰的纹路和图案展现在眼前,不规则的破碎边缘像命运无法咬合的齿轮。细看出土地,竟是叙利亚。原来中国与西亚因丝绸之路建立起商贸往来,而叙利亚正是西亚丝绸贸易的重要地区,在这里出土和中国相仿的丝绸织物不足为奇。

再看那件像海水一样蔚蓝的釉陶碗,还有青瓷盘、青花瓷瓶,从纹饰到制法,都倍感“中国风”,细看,仍是叙利亚出土。专家发现其陶还可能是模仿中国制瓷技术的结果,只是学艺不精,青花瓷瓶上的青花烧制得有点模糊,就像拍照调焦不准一样。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因瓷器贸易而变得密切,此后,中国的瓷器大量销往阿拉伯地区。

文物是最好的历史老师,任何一个看过这些展品的人,相信“丝绸之路”立马能从书本中跳脱出来吧!



叙利亚出土的青花瓷瓶。